

全 新 小

說 版

天台初祖

智者

大師傳

作者◆王仲堯

【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】

10



作者・王仲堯

智者

大師傳

天台初祖

【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】
10





止觀妙法創天臺：智者大師傳／王仲堯著．--
初版．--高雄縣大樹鄉：佛光，1995 [民84]
面；公分．--(佛光史傳叢書；3609)

ISBN 978-957-543-352-9(平裝)

857.7

84005143

☐作者

王仲堯

☐出版者

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☐發行人

慈惠法師(張優理)

☐地址

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佛光山寺

☐電話

(〇七) 六五六一九二一—二六八

☐網址

http://www.fgs.com.tw

☐劃撥戶名

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☐流通處

佛光山文化發行部

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

佛光山文教廣場

高雄市大樹區佛光山寺

滴水書坊

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四四六號

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一一七號

宜蘭市中山路三段二五七號

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

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一八號

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舒建中、毛英富律師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省業字第八六二號

一九九五年六月

二〇一三年六月再版四刷

二五〇元

☐定價

☐印刷者

☐法律顧問

☐登記證

☐初版

☐定價

☐定價

☐有著作權，請勿翻印，歡迎流傳

☐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

☐傳真

(〇七) 六五六三五四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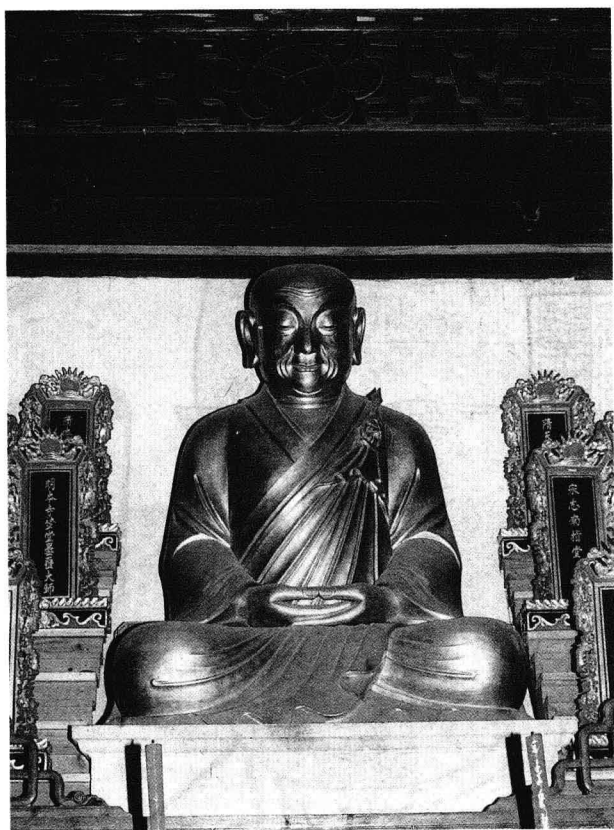
☐電子信箱

fgs@fgs.org.tw

☐劃撥帳號

一八八八九四四八

◆智者大師塑像



【總序】

佛光與慧燈

呂 玄

佛教傳入中國近二千年，高僧輩出，法雨露霖；禪智淨範，流布南北，蔚為中國傳統文化之清流。多少棲心禪理之士，機鋒峻烈，殺活自在；多少受持妙法之僧，廓清心體，刮垢磨光。歷代經籍及《海東高僧傳》中有具體記載者，約一千七百餘人，俱能垂高明於典範，顯聖諦於法界。

可惜古籍艱澀難讀難懂，已與現代人之心靈脫節，由於古文的障礙，歷代高僧之人格光芒漸漸黯黯，佛法意境也慢慢隱晦，現代人普遍缺乏判讀古經籍之學養，即使悉

心諦聽，也難以拂除文言之烏雲，識見高僧行誼，永拔生死根本，戒除貪恚愚癡苦惱的憂患，這是很可惜的！

《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》以歷代高僧之風采再現今世為宗旨，力求現代化、白話化、小說化、真實化，將歷代高僧道範與淨行活潑呈顯，以親切通俗的面貌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，期望為現代人樹立新的智慧長明燈。

《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》預定出版十二門一百位高僧，完整輝映各宗派及教化上卓有貢獻之歷代僧伽，以白話語彙及小說體裁忠實記傳，成為白話版的現代《高僧傳》，是我繼《佛光大藏經》、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、《中國佛教百科全書》之後，推展「人間佛教」的第四套大型叢書。希望能將蛛網塵封之高僧行誼再現當代，讓前賢的智慧燈炬普照三千世界迷茫眾生，讓聖僧的佛法光芒照亮九洲大地的黑暗角落！
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



【目錄】

【總序】 佛光與慧燈 ◆ 星雲

● 光道出生	異相重瞳	——	一
● 榮會凋零	湘州出家	——	二一
● 慧思門下	禪智兼學	——	三八
● 金陵瓦官	含章秀發	——	五六
● 法雲東靄	高步天臺	——	七一
● 再到金陵	日出星收	——	八六
● 揚州法會	體順運通	——	一〇四
● 重回天臺	三諦圓融	——	一二三
● 黃雀頌唱	赤城之霞	——	一五五

【後記】 —— 一七五

【附錄1◆智者大師年譜簡編】 —— 一七八

【附錄2◆主要參考資料】 —— 一八二



光道出生 異相重瞳

1

傍晚時分，天空晴朗無雲，一塵不染，卻忽然間下了一陣急驟的雨。雨後，一道光芒萬丈的彩虹，從原野凌空升起，輝煌地彎向遙遠的天際。須臾虹收雲生，霞雲朵朵，似紅羽飄飛。平靜的田野，一方方池面如片片金光燦爛的銅鏡。

漸漸地天黑了。一彎新月升上來，投下淡淡銀光。城邊的一片樹林，風聲瑟瑟，顯得神

秘莫測。月光半明半昧，照得枝柯張舞。

這時，深不可測的高空中，忽傳來一陣鳥鳴聲。一羣黃雀飛落縣城中人家一片屋檐上。一會兒又飛起來，掠過縣城，投到樹林中。隨即，又飛出樹林，升上碧清夜空，盤旋翔舞，忽忽地飛掠來回，清音如歌。正要閉門入戶睡覺的城中居民，都紛紛伸長了脖頸，看那空中遮掩來去的一片鳥兒，詫異地議論。

雀羣箭一般地落下，隨即又向上奮飛。牠們一會兒無窮盡地搏動雙翅，像要竭力留在空中，一會兒，像突然地出現一樣，又突然地消失了，恍若已溶入月光清風中。

『這些精靈，倒像是來向人報知什麼事情似的！』城中居民嘀咕著各自關門憩息。

就在這荊州華容縣（今湖北省監利縣）城中，一戶姓陳的大戶人家裏，今夜確是非比尋常，入夜之後，陳家所有屋宅之內，皆是光彩通明，亮如白晝。

陳家原籍潁川（今河南省許昌市），家族世代為官，顯貴無比，直到東晉南遷之後，才南來寓居江漢。主人名叫陳起祖，身長八尺，皮膚白皙，不但儀容俊秀，而且學通經律，談吐絕佳，又熟讀兵書，擅武策運籌，遇事剛毅果決，在地方上很有號召力。

陳家大院十分豪富，只見珍樓高閣，朱欄玉戶，畫棟雕梁。院中白石鋪路，路兩邊松柏森聳，十分氣派。大院內，許多家僕正進出忙碌，個個面帶笑容，喜上眉梢。

後院，下人們忙著殺豬宰羊。廚中大鐵鍋裏，滿鍋開水鼎沸，熱氣騰騰。竈膛裏柴火燒

得畢剝大響，烈焰直竄，彷彿還要多添一些熱鬧歡慶氣氛。

原來，這日是主人第二個兒子誕生之日，添丁是大喜中的大喜，也難怪陳家上下，如此興奮歡喜了。

忙了一夜，不知不覺間，天又濛濛地亮了。

街道上仍是一片潮呼呼的露水氣味，陽光乍射，照耀樹頂，濃密的樹葉在秋天的明淨氣息裏，鍍了一層薄薄金色，飽經戰亂的原野上，半枯的草兒也頓然有了精神。晨曦藍幽幽的，天空似比往常更高，樹木和泥土的氣味也似比往常更濃。

陳起祖已經在堂屋裏張羅著迎接客人。

今日肯定會有許多客人登門致賀，陳起祖心情很好。昨晚，他也看見縣城上空那羣黃雀，現在想起來，原來它們正是來向人間報告他兒子出生的消息呢！平時他就特別注重服飾衣冠，今天更是錦衣緞袍，一身鮮麗。

很快，客人或騎馬、或坐轎，絡繹到來。

陳起祖滿面春風，雙手抱拳，和客人招呼。管家忙不迭地收下禮單，吩咐僕人們忙這忙那。客人到得差不多了，陳起祖命僕人準備上席。正在這時，忽感到氣氛有些異樣，他看到管家一臉苦相，僕人們也面露驚慌不安之色。

出什麼事了？在這戰亂之年，客人們都很敏感。很快地，滿廳的客人也都被這種氣氛感

染，疑惑之情，溢於言表。

管家將陳起祖拉到一旁，急道：『真是怪事，真是怪事！剛才廚下來報，今日無論雞鴨豬羊，肉一入鍋，竈火即滅，再點再滅，肉總是煮不成，這可如何是好？』

『有這種事情？』陳起祖也大為駭怪。滿堂賓客，也都聽在耳中，面面相覷，頓時議論紛紛。陳起祖想到今日大喜的日子，卻出了這種異事，心中一急，便親自趕往廚房察看。

廚中一夥廚子，更是亂作一團。陳起祖只見明明是烈焰騰竄，舔著鍋底，鍋中熱湯滾沸，濺得竈火嗤嗤地響，卻只要肉一下鍋，立刻如一陣風來，火滅湯冷。試過三番五次，莫不如此。

正覺得奇怪的時候，又有人來通報，說是大門外面，來了兩個僧人，口口聲聲，只說定要見一見主人。

陳起祖心中更是忐忑。兒子剛剛出生，任何事情，都可能與這個兒子有關。今日這一切，到底是凶是吉？那兩個和尚，早不來晚不來，恰在此時出現，又是要幹什麼？

陳起祖來到前面，只見管家正在請兩個和尚入內。那兩個和尚，一個高瘦，臉色黑如烤漆，雙目暴凸，目光如射；一個矮胖白皙，眯縫眼，獅子鼻，闊口朝天。兩個身上卻是一樣的僧袍，新鮮光潔。他們並肩站在大門口，手持木魚，「篤篤篤」敲個不停，只是堅不肯進院，只說要見主人。

陳起祖不敢怠慢，急步上前，深深一揖道：『二位師父，敢問有何事見示？爲何不肯進寒舍一敘？……』

高黑個兒的和尙問道：『你便是主人嗎？』

陳起祖恭恭敬敬道：『不敢，在下陳起祖便是。請問二位師父法號如何稱呼？在下家中今日正有難事，欲請二位師父慈悲垂示……』

陳起祖語音未落，兩個僧人一聽他就是主人，一起哈哈大笑。又合掌稱道：『善哉善哉，你家生了個出家人，可喜啊可喜！』

陳起祖一愣，『我的兒子是出家人？』抬頭看時，那木魚敲擊之聲猶似在耳，兩個僧人已飄然而去。回過身來，滿堂賓客，也都覺詫異不已，聲聲說道：『喲，陳家出大貴人了！』陳起祖轉身命管家封了二百兩銀子，趕上去重謝僧人。

②

堂上衆賓客這麼說，自然有奉承的意思。但在當時，出家做和尚，也的確是被看做貴人的。

時值東晉南北朝，是中國長江流域經濟文化迅速崛起，與黃河流域並駕齊驅的歷史時期。封建經濟，勢力繁盛，文化事業，比之於兩漢，總體水平更提高一個層次。長江、黃河、

遼河、漠北各民族，在幾百年戰爭和經濟交流中空前融匯，又與西域各國如龜茲、于闐、烏孫、伊吾、高昌（皆在今新疆境內），海東各國如高句麗、百濟、新羅（即今朝鮮地區）、日本邪馬臺（今日本），印度五天竺各國（包括今印度及尼泊爾、斯里蘭卡等），以及南海各國如占婆（今越南境）、槃皇國（今馬來西亞境內）、丹丹國（今馬來西亞南部）、訶羅單（今爪哇島）、干陀利（今蘇門答臘島山巨港）等，貿易上互通有無，文化上交流傳播。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，才產生了比兩漢氣魄更宏大的隋唐文化。

在這樣一個歷史時期中，智者大師出生在南北朝時的南方梁朝。

梁朝開國皇帝是蕭衍，這是一位在中國歷史上十分有名的皇帝。蕭衍原任南齊雍州刺史，齊中興元年（五〇一年），蕭衍帶兵攻入京城建康，第二年滅齊，自立為帝，建立梁朝。梁武帝蕭衍少時即博學多通，好籌略，有文武才幹，為時流名輩所推許，曾與著名文士沈約、謝朓、任昉並遊，號稱「竟陵八友」。即帝位後，他目睹宋、齊兩朝，宗室重臣內亂，因此力圖協調皇族內部衝突，保障讀書人士的社會政治地位，大量增設州、郡、縣，增加文武官職位，安置求官之人。他又一力提倡儒學，制禮作樂，恢復太學，建立州學郡學，一時人心向學，天下太平。

梁朝建國後，北方的北魏正值分裂內亂，無暇他顧，東魏則為圖自保，唯求與梁修和。邊境上雖偶有些小小摩擦，大體上可謂狼煙四靜，槍戈安寧，江南無事，坐享承平。蕭衍自

覺政躬多暇，便思皈依佛教，參禪修心。他本是一個文才修養頗高之人，玄妙佛理，也易使他產生濃厚興趣。

蕭衍按照佛家規矩，長齋素食，即使祭天地祖宗和朝廷國宴，也只用蔬菜，不用牲畜。平時，他一天只吃一頓菜羹粗米飯食，自謂若非公宴，不吃公家飯，並要宮裏人也不吃公家飯。他穿得也很儉樸，身上只著布衣，一頂帽子要戴三年，一條被子要蓋兩年。日常不飲酒，不聽音樂。冬天五更就起牀辦公視事，手凍得坼裂，也不停筆，十分勤奮。任何場合，都衣冠整齊，夏天亦一絲不苟。對待內宮閹宦，也禮數周全，嚴肅如見貴賓。接待文人士大夫，更極盡謙恭，岸然若老儒老僧風貌。

他特地在京都建立同泰寺，早晚去寺禮拜。寺中供設蓮座，寶相巍峨，殿宇弘敞，園宅完好。又設四部（僧、尼、善男子、善女子）無遮大會，自己便披服緇衣，戴毘盧帽，跏趺蒲團，親升法座，為四部眾講經，也講得條理分明，天花如飛，以示做功德事，替天下百姓祈福。

五二七年，梁武帝在同泰寺講經之後，便在寺中居住，不復還宮，說是從此捨身佛門，要做和尚，不做皇帝了。眾臣聞知大驚，去寺中力諫。蕭衍數日後才勉強回宮。五二九年，他又到寺捨身，無論如何，再不肯回。最後，由羣臣湊錢一億，奉贖方回。五四六年，又去捨身，這次還宣稱，連宮人和全國一起都捨給佛門了，結果又由羣臣出錢二億贖回。五四七

年，再捨身入寺達三十七天，最後仍是羣臣出錢一億贖回。

梁武帝對佛教的護持，已到極虔誠地步。他本人是個博學的學者，深通三教經義，曾著《大品般若經註解》、《淨名經義記》等佛家經籍註疏，也曾作《孔子正言》、《老子講疏》等儒道義解，他也寫過不少佛學論文，並制定「涅槃懺」、「大般若懺」等懺法，他所制「梁皇懺法」，迄今仍流傳於世。

為表示對佛教戒律虔心重視，他還根據《涅槃經·四相品》等大乘經典，親撰〈斷酒肉文〉，明令禁斷酒食，由此而形成千百年來中國漢僧素食風氣^①。

當時，有一位南印度高僧菩提達摩，因發現東土震旦，赤縣神州，有大乘氣象，於是駕舟泛海，前來傳禪，抵達南海（今廣東省廣州市）。南海刺史蕭昂見是高人來到，於是熱誠接待，並馬上給梁武帝上表，報知此事。梁武帝即派人南下，將達摩迎至京城金陵（今江蘇省南京市）。

梁武帝自付一向大力寫經、建寺、度僧、造像，該是功德無量。達摩進宮，他接見達摩時自負地問：『朕做了這些事，依大師看來，已經積下多少功德？』

誰知達摩聽了，只淡然道：『並無功德。』

蕭衍不解，問：『何以無功德？』

達摩道：『做這些事，也就算積福罷了。這些積福善事，當然得做，但總是表面文章而

已。欲因此而獲真功德，不免差之甚遠。』

蕭衍問：『何謂真功德？』

達摩道：『淨智妙圓，體自空寂，如此功德，才爲真功德。要獲真功德，須依仗無上智慧，非世俗福報之類事。那類事，有錢即可做，又有何難？』

蕭衍何等身分？見這個衣冠不整的粗皮頭陀大言炎炎，很不高興地放下臉來。達摩見這位皇帝對他話中之義並不能悟，不過也是個俗人而已，知契機不合，一笑起身，告辭而去。本來，蕭衍修養悟性也不低，但是萬事都要講一個機緣。蕭衍對達摩大師由於機緣未熟，無法領會先機，唯待來日智者大師將之發揚光大了。

達摩走後，蕭衍的傳法師父誌公禪師進來。蕭衍將以上問答告之誌公。不料誌公聽了，擊節讚道：『陛下，達摩大士，開示禪理，深切如此，真可謂觀世音菩薩化身，乘願再來，傳佛心印啊……』

蕭衍畢竟也非凡庸之輩，這一聽之下，也就悟過來，懊悔不已，當下傳命，派人追趕。達摩已到揚子江邊，忽聽身後喧嚷，回頭見是一隊人馬趕來，微微一笑，隨手折一枝蘆葦，擲於江中，腳踏葦葉，飄然乘浪，渡江北去。

這就是著名的「一葦渡江」故事。達摩北上後，入北魏境內，在洛陽、嵩山一帶遊歷，以獨特的禪法理論，樹一枝之秀，日後如林崛起，因而被後世尊爲迄今仍在世界上影響巨大